

堂
大
元
相
印

駢庵詩話

(修订本)



顾
随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顾 随

駢庵詩話

(修订本)

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驼庵诗话 / 顾随著。—修订本。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.1

ISBN 978-7-108-06129-4

I. ①驼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诗话－中国－现代
IV. ①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066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

字 数 124 千字 图 6 幅

印 数 0,001-5,000 册

定 价 34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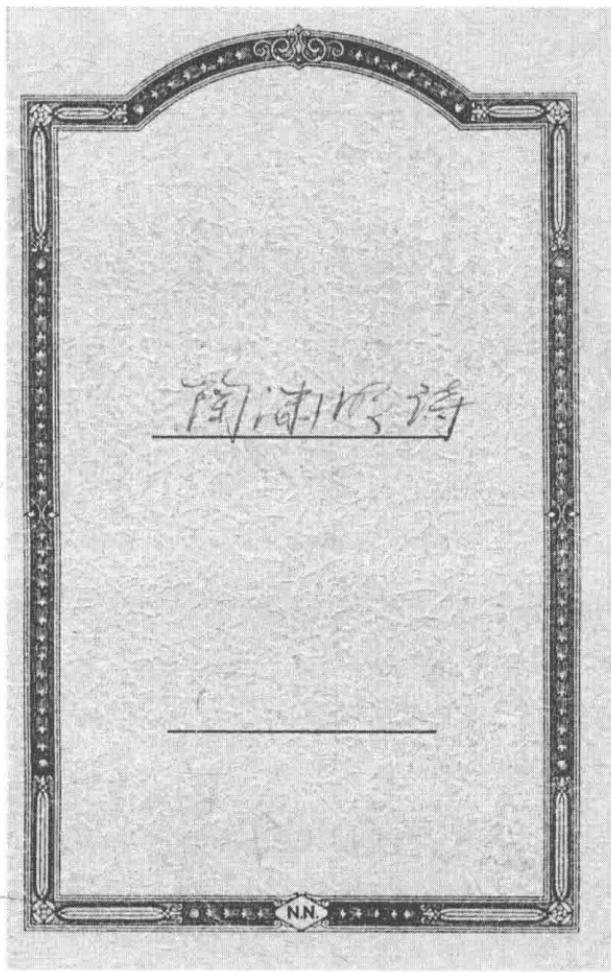
顾随先生，30年代前期在北平



顾随先生，1941年冬
摄于北平碾儿胡同寓所



1943年夏辅仁大学女院垂花门前与国文系41级女生（后排右五为叶嘉莹）



叶嘉莹20世纪40年代听课笔记封面

大約在五十年代中期，我對文學的興趣漸減，而對電影、音樂、美術和文學等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這時我開始接觸到一些西方文學作品，如《魔山》、《卡夫卡》、《魔戒》等，這些作品對我影響很大，使我對文學有了新的認識。

洪：是英德人。生于1900年，卒于1979年。1927年入北京大学读书，1931年毕业。1932—1935年在燕京大学社会系读研究生，获硕士学位。1935—193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社会系任教。1937—1940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任教。1940—1945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社会系任教。1945—1947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任教。1947—1950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社会系任教。1950—1952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1952—195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1956—1960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1960—1964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1964—196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1966—197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。著有《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史》、《中国民族学史稿》、《中国民族学概论》等。

目 录

- 1 一、总论之部
- 100 二、分论之部
- 198 三、补编
- 211 附 记
- 213 后 记

一、总论之部

(一)

文学是人生的反映，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。若仅为文学而文学，则力量薄弱。

凡艺术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与精神，否则不能成功。人创作时将生命精神注入，作品即作者之表现。

凡诗可以代表一诗人整个人格者，始可称之为代表作。诗所表现是整个人格的活动。

中国后世少伟大作品，便因小我色彩过重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一个诗人，特别是一个伟大天才的诗人，

应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^①之精神。出发点是小我、小己，而发展到最高便是替全民族、全人类说话了。正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^②所说“有释迦、基督担负人类罪恶之意”。

固然人无自己不能成为生活，但不能只知自己，至少为大众，为人类，甚至只为一个人也好。

人在恋爱的时候，最有诗味。从“三百篇”^③、楚、骚及西洋《圣经·雅歌》^④、希腊的古诗直到现在，对恋爱还在赞美、实行。何以两性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？便因恋爱是不自私的，自私的人没有恋爱，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。何以说恋爱时不自私？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准备。自私的人无论谁死都行，只要我不死。唐明皇在政治上、文学上是天才，但在恋爱上绝非天才，否则不能牺牲贵妃而独

① 此语源出地藏菩萨本愿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；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”。

② 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伯隅，一字静安，号观堂、永观，浙江海宁人，近代中国著名学者、诗词名家，《人间词话》为其论词名作。

③ 《诗经》，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诗歌305篇，另有笙诗6篇，有目无词。先秦称为“诗”，或取其整数称“诗三百”“三百篇”。

④ 《雅歌》，《旧约·诗歌智慧书》中的一卷，内容叙写男女间情爱相思。

生。《长恨歌》《长恨歌传》^①写唐明皇至紧要时期却牺牲了爱人，保全了自己。这是不对的。恋爱是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，故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，是义务不是权利。

恋爱如此，整个人生亦然，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，这才是最伟大的诗人。

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，只是在感动人，是“推”、是“化”。《花间集》^②有句：

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（顾夐《诉衷情》）

实则“换他心为我心”“换天下心为我心”始可。人、我之间，常人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；物、我之间，只知有物，

^① 《长恨歌》，中唐诗人白居易所作著名长篇叙事诗；《长恨歌传》，中唐小说家陈鸿所作传奇。“歌”“传”内容叙写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情事，取材于史事而加以铺张渲染，寓有劝诫讽喻之意。陈鸿《长恨歌传》文末记载：“元和元年冬十二月，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，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，暇日相携游仙游寺，谈及此事，相与感叹。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：‘夫希代之事，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，则与时消没，不闻于世。乐天深于诗，多于情者也。试为歌之。如何？’乐天因为《长恨歌》。意者不但感其事，亦欲惩尤物，窒乱阶，垂于将来者也。歌既成，使鸿传焉。”

^② 《花间集》，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人赵崇祚所编词集，收录晚唐五代温庭筠、韦庄、牛峤等 18 位词家的 500 首词作，内容多为旅愁闺怨、合欢离恨，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，呈现出婉约缠绵、妩丽香艳之风格特征。

忘记有我，皆不能“推”。道理、意思不足以征服人。

一切文学的创作皆是“心的探讨”。吾国多只注意事情的演进，而不注意办事人之心的探讨，故无心的表演。其次，吾国文学中缺少“生的色彩”。生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，吾国文学缺少活的表现、力的表现。

如何始能有“心的探讨”“生的色彩”？此则需要有“物的认识”。既曰心的探讨，岂非自心？既曰力的表现，岂非自力？既为自心、自力，如何是物？此处最好利用佛家语“即心即物”。自己分析自己、探讨自己的心时，则“心”便成为“物”，即今所谓“对象”。

天下没有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。不知自心，何以能知人心？能认识自己，才能了解人生。老杜的诗是有我，然不是小我，不专指自己，自我扩大，故谓之大我。

要在诗中表现“生的色彩”。

中国自六朝以后，诗人此色彩多淡薄，近人写诗只是文辞技术功夫，不能打动人心，生的色彩才能动人。

如何能使“生的色彩”浓厚？

第一须有“生的享乐”。此非世人所谓享乐，乃施为，生的力量的活跃。生命力最活跃，心最专一。

第二须有“生的憎恨”。憎恨是不满，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是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，唯其不满，故有创造；

创造乃生于不满，生于理想。憎恨与享乐不是两回事，最能有生的享乐，憎恨也愈大，生的色彩也愈强。有憎就有爱，没有憎的人也没有爱。

此外还要有“生的欣赏”。前二种是生活中的实行者，仅此二种未必能成为诗人，诗人在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赏。太实了，便写不出。不能钻入不行，能钻入不能撤出也不行。在人生战场上要七进七出。

诗之好，在于有力。有力，然：一、不可勉强（勉强便成叫嚣），不勉强即非外来的；二、不可计较。不勉强不是没力，不计较不是糊涂。一般人享权利唯恐其不多，尽义务唯恐其不少。所谓不计较只是不计算权利、义务。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，但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些，是“傻”，但是伟大。有力而不勉强、不计较，这样不但不是自我扩大，而且是自我消灭。

文人是自我中心，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，这就是美，这就是诗。否则但写风花雪月、美丽字眼，仍不是诗。

文人，特别是诗人，自我中心。人说话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一个诗人写诗也有个范围，只是这个范围并非别人给他划出。试将其全集所用名词录出来，如夕阳、残阳、斜日、晚日……可见其不说什么，爱说什么，其

所用词语范围之大小，其中皆不离“我”。黃山谷^①不说女性，工部^②、退之^③、山谷，一系统；义山^④、韓偓^⑤便不然。义山、韓偓，唐代唯美派诗人，不但写女性写得好，即其诗的精神也近女性。杜、韩、黃便适当其反，是男性的。美的花，山谷也不以美女比，而比美男子。由此归纳可考察其生活范围，他只在范围内活动，还是有一个 center，自我中心。

自我中心的路径有两种：一、吸纳的，二、放射的。如厅堂中悬一盏灯，光彩照到处即为光明，光所不及处便是黑暗，愈近愈明，愈远愈暗。

吸纳——静；放射——动。

① 黄庭坚（1045—1105），字鲁直，号山谷道人，晚号涪翁，又称豫章先生，洪州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人，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，江西诗派领袖。

② 杜甫（712—770），字子美，自号少陵野老，京兆杜陵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生于河南巩县，盛唐现实主义诗人，有“诗圣”之称。因曾官加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故世称“杜工部”。

③ 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内河阳（今河南孟州）人，中唐著名文学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韩愈自言郡望昌黎，故后人多称韩昌黎。

④ 李商隐（812—858），字义山，号玉溪生、樊南生，原籍河内怀州（今河南沁阳），祖辈迁荥阳（今河南郑州），晚唐著名诗人，与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，与温庭筠合称为“温李”。

⑤ 韩偓（842—923），字致尧，小字冬郎，号玉山樵人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晚唐诗人。十岁时即席赋诗，才气动一座，李商隐赞为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。

一个诗人的诗也有时是吸纳，有时是放射。王摩诘^①五律《秋夜独坐》是吸纳的：

独坐悲双鬓，空堂欲二更。
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。
白发终难变，黄金不可成。
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学无生。

所闻所见岂非外物？但诗是向内的，老杜没这种感受。而王维《观猎》一首像老杜，是向外的，好：

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。
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
忽过新丰市，还归细柳营。
回看射雕处，千里暮云平。

岂止不弱，简直壮极了。此诗“横”得像老杜，但老杜的音节不能像摩诘这么调和，老杜放射，向外，而有时生硬。老杜写得了这么“横”，写不了这么调和；别人能

① 王维(701—761)，字摩诘，祖籍太原祁(今山西祁县)，其父迁家蒲州(今山西永济)，盛唐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，有“诗佛”之称。因官至尚书右丞，世称“王右丞”。

写得调和，写不了这么“横”。老杜诗偏于放射，义山学杜最有功夫，但又绝不相同者，杜的自我中心是放射的，动的；义山的自我中心是吸纳的，静的。老杜，向外，壮美；义山，向内，优美。

(二)

三 W：what、why、how（什么、为什么、怎么办）。

诗人只有前两个 W，故诗人多是懦弱无能的。后一个 W，如何办，是哲人的责任。第三个 W，非说理不可，此最是破坏诗之美。如：

人生如归云，空行杂徐疾。

薄暮俱到山，各不见踪迹。（陈简斋《晚晴》）

此在宋诗可为代表，而已不似诗矣，近于哲人之说理。现在生活中所要的不是 what、why，而是 how，不必说食为民天，要的是食。

我们读《离骚》，不要只看其伤感，要看其烦懑。此即因没有办法，找不到出路——how，故强者感到烦懑，而弱者则感到颓丧。如此不得不说老杜伟大，其表现有中国传统诗人以外的东西：

南使宜天马，由来万匹强。
 浮云连阵没，秋草遍山长。
 闻说真龙种，仍残老骕骦。
 哀鸣思战斗，迥立向苍苍。(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
 其五)

曹公^①诗云：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
 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(曹操《步出夏门行·龟
 虽寿》)

老杜盖曾受孟德影响，无论有意无意。“老骥伏枥”不过壮心未已而已，至“哀鸣思战斗”简直站不住了，真是发煌。而古人诗多含蓄。

诗人不能想办法。老杜“思战斗”、“哀鸣”也只是“迥立向苍苍”而已，曹孟德是有办法，如其诗中所表现的：

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。

^① 曹操(155—220)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瞒，沛国谯(今安徽亳州)人，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。其子曹丕代汉自立后，追谥为“武皇帝”，庙号“太祖”，史称魏武帝。